



德国奇女子佛缘牵引 泰缅边境义诊 15 年

采访：宋芳绮 图片提供：Inge Sterk



英格(Inge Sterk)在德国柏林受医学教育，却在泰国边境美索镇的难民医院当义工，她自 1990 年来到美索镇协助流亡缅甸女医生辛西雅的 Mae Tao Clinic，至今已过 15 个年头。

「现在回想，我会来到此地，冥冥之中仿佛有著特殊的安排，是佛菩萨的牵引，让我有机会来到 Mae Tao Clinic，为这里的苦难众生服务。」英格说。

柏林来的长期义工

英格出生於德国一个天主教家庭，但奇妙的是她从小就对佛教感兴趣，虽然她不知道什么是佛教，但她一见到庄严的佛像就心生欢喜。

23 岁，英格开始她人生的第一次旅行，前往印度菩提迦耶，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的成道地。在印度学习禅修的她，曾经有过很奇妙的体验。随后，她又到缅甸修习内观禅，对自己内在灵性有很殊胜的提升。

这样的一段佛法学习历程，使英格内心深处视印度、缅甸为心灵的故乡。

「1988 年，缅甸发生民运，军政府以机关枪、坦克对付那些示威抗议的民众，这样的血腥屠杀震惊了全世界。当时我在柏林，知道这消息後，内心感到非常痛苦，因为，缅甸是我学习受教的地方，如今遭受到这么大的苦难，我不能袖手旁观，我应该回去。因此，我辞去了医院的工作，飞到了清迈，因为我从新闻报导上得知，有大量的缅甸难民逃往泰国。」英格说。

英格到了清迈，遇到一位来自美索(Mae Sot)的西方人，他对她说：「你应该到美索，那里有一位流亡缅甸的女医生，办了一间贫民诊所，她很需要帮忙，你可以去协助她。」就是这样的因缘，英格来到了美索，从此成为 Mae Tao Clinic 的长期义工。

恶劣环境脚浸污水

英格说：「你很难想像，Mae Tao Clinic 是怎么开始的。我初来时，只有一间木造的高脚屋，高脚屋的底层是诊疗室，上层是住处。辛西雅医生和几个工作人员

就住在楼上。因为泰国政府不给予辛西雅医生任何支援，所以诊所的物资非常短缺，卫生设备也很差。虽然有水电供应，但经常不预警的停水停电。水还好，可以事先储存。但是临时停电，造成诊所很大的困扰。有几次，我们正在为产妇接生，突然停电了，大家只好用蜡烛、手电筒迎接小生命的诞生。」

泰国是热带国家，一到夏天便进入雨季。雨季来临时，每天的午后会有一两个小时的大雷雨。因为 Mae Tao Clinic 的地势较为低洼，雨水从路面涌进诊所，情况非常糟糕。

「大雨来得又急又快，很快就会淹满了半个楼层，这时，大家得赶紧搬运病人到二楼的员工宿舍，有些人则忙著抢救书籍和资料。当时，诊所外有一个小贩是卖黑碳的，大水一冲，碳末四处漂流，把黄泥水染成黑色，我们的脚每天踩在水里，小腿以下都黑黑的，洗也洗不净，像穿著半截黑丝袜。」英格笑谈往事，听来却令人心酸。

烂泥污水到处漫流，苍蝇蚊子猖獗肆虐，整个诊所的卫生条件非常差。

当时，英格有一位知心男友在柏林当医生，经济条件不错，英格便写信向男友「募款」，收到男友寄来的款项，英格第一件事就是改善厕所。「当时，缅甸人口里讲的都是『革命』，而我在意的是『厕所革命』，因为个人的卫生条件没有做好，就容易生病。」英格说。

妇女堕胎一大问题

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病人不惜千里来到 Mae Tao Clinic 看诊?

英格解释道：「这些病人大部分是居住边境的甲良人，山里的生活更是艰苦，村子里根本没有医生，一旦生病，就只能靠巫术治病，要不就是等死。当他们知道美索有这样一所诊所，他们当然要来。」

是的，对这些没有钱，没有身分的缅甸难民来说，Mae Tao Clinic 是救命的地方，尤其是辛西雅医生，她的慈悲、柔软、亲切，让这些贫苦的病人感受到温暖和尊重。

「可是，治病毕竟是治标，治本之道是健康常识的宣传和教育。」英格说：「山村里的人，对疾病的认定往往是『得罪神灵』、『上天降祸』的迷信。例如，他们不相信蚊蝇是疟疾的媒介，不知道注重卫生是预防疟疾最好的方法，反而认为吃了太多木瓜才会得疟疾。」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常常令英格啼笑皆非。



英格为难民营的妇女看诊

在 Mae Tao Clinic 负责妇产部的英格，特别重视妇幼保健的预防工作，她说：「妇女堕胎也是一个大问题。因为偏远山区的妇女没有节育观念，孩子太多造成粮食不足等问题，因此，许多妇女一旦发现怀孕了，就自行堕胎。她们堕胎的方式很可怕，用树枝、铁线或任何尖锐的东西，直接刺入下体，造成子宫大量出血。许多妇女来医院就诊时，伤口已经感染、溃烂，惨不忍睹。」

每年，诊所花费在这些堕胎妇女的医疗费用就不少，见到这种种因无知造成的伤害，英格感到很痛心。她协助辛西雅医生制定妇幼卫生推广计划，为一些不想再生育的妇女免费结扎。透过妇幼卫生常识的宣导，这些年来堕胎妇女的比率大幅降低。

上山渡河背包医疗

英格除了在美索服务，也曾随著辛西雅医生训练出来的「背包医疗团」下乡服务。

「每年，会有背包医疗团员深入森林，为森林里的甲良人服务。那是翻山越岭的工作，非常辛苦，而且有丧命的危机，因为森林里埋有许多地雷。我多次参与他们的活动，到深山里为妇女服务。」

偏远山区的卫生条件比 Mae Tao Clinic 更差。村子里的用水取自河流，洗刷脏物、牲畜饮水、洗澡便溺，也都在同一条河。村子里没有厕所，树林茂密处便是天然厕所，没有卫生纸，上完大号後用竹片刮净。这一切难以想像的生活方式，英格都经历了。

英格说：「有一次，我跟背包医疗团到山里去帮妇女看诊，几天没洗澡，一个好心的村民说要带我去洗澡，原来是要到河里洗天然浴。她带我到一处僻静的河边洗澡，等我泡到河里，放眼望去，才发现，哇！这条河好热闹啊！有人拉著水牛到河里帮牛刷洗，有人拿著器物来冲洗，许多孩子在游泳，鸭子也来凑热闹。吃喝拉撒，全在这条河，不分上游下游。」

因为卫生条件差，山里的孩子大多肚子里长蛔虫，营养不良。有几次，英格带著蛔虫药到山里帮孩子们打虫，果然，孩子们拉出一大堆蛔虫。有的孩子蛔虫寄生在上食道，竟是从嘴里吐出来，还有一个孩子差点窒息，因为蛔虫从鼻孔钻出来。

这一切可怕的经验，更让英格下定决心要加强村民的卫生教育。但是，很难，因

为文盲，因为迷信，因为民智未开，许多科学观念很难被接受。

由此，英格更体会出辛西雅医生的悲心。如果，她只是管理一所 Mae Tao Clinic，或许外界的经费支援尚能自足。但是，边境这些少数民族村落，处三不管地带，生死往往听天由命。但辛西雅医生不忍，她无法见到手足同胞受病苦折磨而视若无睹。因此，她把 Mae Tao Clinic 一部分的资源用在这些少数民族的医疗、教育上。



英格(右四)参加甲良人的庆典活动

英格说：「我与辛西雅医生有不同的宗教信仰，因此，我们彼此不谈宗教。但是，对于贫苦的人们，我们有共同的感受。总想帮助他们，净化他们的身心。」

「不忍众生苦」，这是英格和辛西雅医生内心的交集，也是她们共同的愿力。

历经 15 个年头，英格已把 Mae Tao Clinic 的工作视为生命中最重要 的承担，未来，她仍会继续下去。

《福报》第 33 期 2004 年 5—7 月